

495

151

百 科 小 叢 書

中國西部動物誌

李 慨 士 編 譯

王 雲 五 主 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書叢小科百

誌物動部西國中

譯編士慨李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目次

陝甘的動物.....一

一 哺乳動物.....一

二 鳥類.....二八

三 爬蟲類兩棲類和魚類.....四八

西康四川的鳥獸.....五七

附錄 西藏的鳥獸.....八五

一 犛牛.....八五

二	羚羊·····	八七
三	西藏小羚羊·····	九二
四	西藏犬·····	九八
五	西藏雉·····	一〇〇
六	漢斯頓氏西藏高原動物之演講·····	一〇八

中國西部動物誌

陝甘的動物

一 哺乳動物

這次探檢的情形這裡可以不必再說，只要把生物學的工作的大要一說就夠了。這部分的工作是由我擔任的，我所採集的標本由克拉克先生 (Mr. Clark) 送往美國國立博物館，道格拉斯大尉 (Capt. Douglas) 曾採集昆蟲，已送往不列顛博物館去。我們的路程也可不必多說，只要把標本採來的地點加以說明。

我的從事這項工作是很簡單而且有點不完全。除卻一些我原有的涼和器具外，一切需用品

是隨地置辦的。最感困難的是沒有好的獮，尤其是捕捉大動物的。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採集哺乳動物。有趣的鳥看見時也要，並且我對於製備哺乳動物也並不過於匆忙，爬蟲、蛙和魚有的遇到也捉，浸在酒精中保存起來。道格拉斯大尉的注意專在吸血的和寄生的昆蟲，如蚤、扁蝨和蚊子，但他又採集了些甲蟲、蜘蛛和蒼蠅。在探檢將完了時，在東甘肅和中央陝西採了一大批的蝴蝶和蜻蛉。

在詳細說明現在的工作之前，最好把同在這區域內從前做過的事情略說一說。當一九〇八年春季，培爾福公爵 (Lord Balfour) 的東亞探檢的時候，安徒生先生 (Mr. M. P. Anderson) 和我已在陝西 膚施及榆林採集過哺乳類。我們又在山西 太原的西南的山上也去採集過。一九〇七年冬季，安徒生先生又到過趙城山（譯音）區內。從那幾次採來的標本，托瑪斯先生 (Mr. Oldfield Thomas) 在倫敦動物學會提出他的論文，說明有以下所記的新種和亞種：——

在山西採集

1. *Meriones aniceps*

太原

2. *Onicotylus andersoni*

太原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3. | <i>Cruseomys shensiensis</i> | 太原 |
| 4. | <i>Carpodacus bedfordi</i> | 太原 |
| 5. | <i>Ochotona bedfordi</i> | 寧武 |
| 6. | <i>Ochotona serella</i> | 寧武 |
| 7. | <i>Eutamias asiaticus intercessor</i> | 寧武 |
| 8. | <i>Microtus inez</i> | 崞嵐 |
| 9. | <i>Microtus johannis</i> | 崞嵐 |
| 10. | <i>Cricetulus triton inermis</i> | 崞嵐 |
- 在陝西採集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| <i>Lepus timidus</i> | 榆林 |
| 2. | <i>Eutamias asiaticus ordinalis</i> | 榆林 |
| 3. | <i>Cricetulus bedfordiæ</i> | 榆林 |

陝甘的動物

4. *Deipus sowerbyi*

榆林

5. *Lupus swinhoei subleus*

南鄂爾多斯沙漠

6. *Mus confucianus luricolor*

膚施

在這兩次探檢以前，山西、陝西及鄂爾多斯沙漠的哺乳動物學不曾有人研究過。下面所說起的哺乳動物，多數是從中國的別部得着說明的。

本章所說起的哺乳動物的科學的說明，我當請讀者參考以下的各書：——

1. *Récherches sur les Mammifères*, par M. Milne-Edwards.

2. 托瑪斯的各論文，刊在一九〇七到一九〇九年的 *Proceedings of the Zoological Society* 中。

3. 這次探檢所得的五種新種和亞種是由美國國民博物館的 Mr. Gerritt S. Miller 說明的。這些已由 *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* 刊印成冊，和我採集的哺乳動物，附在「*Through Shen-Kan*」的附錄（附錄二）裏。

我還要指示讀者注意一篇文章，是 Paul Matschie 做的，題目是「Ueber Chinesische Säugethiere besonders aus den Sammlungen des Herr Wilhelm Filchner」裏面含有許多關於若干中國哺乳動物的頭骨的有趣的照相。

中國的鳥類比哺乳類更熟知些，雖然在這兩處地方，在我們的探檢以前似乎沒有什麼記載過。安徒生和我這次曾採集了少數的鳥，但沒有新種發見。關於中國的鳥類很完全的著作有大衛 (Armand David) 和阿司泰萊 (E. Oustalet) 著的「Les Oiseaux de la Chine」。

就我所知，在那些地方的爬蟲、蛙和魚自來就只有安徒生先生和我所採集的一些，也沒有新的可報告，所記載下來的幾種是從亞細亞的別部得來的。這次探險發見了若干扁蝨、蜘蛛、和蚤的新種，足證這一門的動物學從前少有人研究過。

當離開太原，我即刻開手做我的工作。在太原西面的山中，得了一隻木鼠 (*Apodemus species*，woodmouse) 和打了幾隻金花鼠 (*Eutamias asiaticus senescens*)，這是自我們到趙城山區以來僅有的標本。該地是有高大、粗重的林樹。從採集者的眼光看來這是好地方，擔攔在那

里的我們就從事捕捉嚙齒類了。我即刻去安排一排的窩，每天去看一遍。木鼠於是又有的捉到，別的有安徒生氏腮鼠 (*Cricetus andersoni*)，此外又有兩種鼯鼠 (*Gracomyss shansiensis* 和 *Microtus pulius*)。後一種密勒先生 (Mr. Miller) 解說為新種；至於 *Gracomyss shansiensis* 和 *Cricetus andersoni* 是在這地方安徒生先生第一個發見的。鼯鼠和安徒生氏腮鼠，是差不多處處有的看見的。*Gracomyss shansiensis* 只見於茂林中或其近傍，這種茂林則須在八〇〇〇呎高度纔有。一種在馬鞍山（譯音）頂捉來的，這山為本地最高的峯。*Microtus pulius* 和 *M. jolaniensis* 族系相近，第一次我見於馬鞍山，兩種都掘洞在開曠的山旁，有新土堆積洞口，分明可見。一個鼯鼠 (*Myospalax cansus, mole-rat*) 的標本是從本地人裏買來的這標本有幾個特點，在山西這種動物的記載只見過這一個，牠的主生產地是甘肅。

在馬鞍山的岩頂上注意找尋，那里顯然生有幾種岩兔 (*Pika*)，一種小形兔狀的嚙齒類，我雖然曾三次爬上山頂，勉力去搜尋標本，終於不曾獲得。我覺得本屬 (*Ochotona*) 的動物極難竄住。只在山上及山坡間又打得幾隻金花鼠，另外的哺乳動物在那里只得到一隻已極腐敗的地鼠。

(alnew)大概是 *Crocidura coreae*，但這標本已不能正確鑒別了。

在那區域內別的哺乳動物有鹿 (*Capreolus bedfordi*, roe deer)，野豬 (*Sus moupinensis*)，狼 (*Canis lupus*)，狐 (*Vulpes vulpes*)，及兔 (*Lepus swinhoei subulatus*)。那里又有麝，有許多打麝的獵戶常在那里。豹是常有打來的，據本地人說虎也有。

在這近地有許多鳥。常看見的有鷲 (eagle)，兀鷹 (vultures)，鷹 (hawk)，星鳥 (nutcracker)，七姊妹 (timelines)，鸚 (accentor)，啄木鳥 (woodpecker)，山雀 (tit) 及鸚 (finch)。我因為捕捉哺乳動物太忙，來不及管到這些。我們見雉雞和鷓鴣很普通，并且看見有滿洲耳雉的羽毛遺落在地上。在這時期又不適於採集爬蟲類，只有道格拉斯大尉捕得了幾個蠅和蜘蛛。

林中的樹木主要的是樅，落葉松及松，有些山坡和山峽間密密地生着矮櫟，樺木，榛樹。在馬鞍山的近山頂處我看見有紅醋栗 (red-currant) 叢，上面還掛着半乾的果實。在山谷間有各種多刺的莓類及蓬蘽 (raspberry) 的藤。沿溪的岸邊有遲開花的草本，其中包括幾種白頭翁和龍膽的變種。在不生林樹的山坡上，生着低矮的有刺的豆類植物叢，各處青草極豐富。

這次旅行在這個富庶，肥沃區域和榆林的沙地之間，沒有什麼東西採集。我只添射得幾隻金花鼠（chipmunks）和捕得幾隻小形的蛙。那蛙見於小溪流中，這是在黃河相近的黃土地的峽道底下的。一在處地方射得一隻宏偉的金鷹，近趙城山的地方得了些鶴嘴鵲（ibis-billed curlews）。

我在乾草口離開探險隊，隨同確勃先生（Mr. Cobb）急往榆林，到那里是在十月二十六日，我從前次的經驗，知道在這種沙地中用簾是不中用的；於是即刻差士人去掘標本去，總算得了較好的成績。但是因為時候太遲了，妨害我的工作不少；許多小形的哺乳動物這時候已經蟄藏，顎爾多斯的刺蝟（*Erinaceus miodon*）和普通的地栗鼠（*Citellus mongolicus*），因此就失掉了。最先得到的標本是小形的沙鼠（sand hamsters，學名 *Phodopus bedfordiae*）這種動物在那里第一次捉得是在同年的春天，我和安徒生先生一同捉來的。托瑪斯先生便把他歸在 *Cricetulus* 一屬之下，但是密勒先生（Mr. Miller）認他是一新屬 *Phodopus*，是因這種小生物的足上的特性而定的。這種小齧齒類得有各級的標本，并且一個照片。

Cricetulus griseus 只諒得一個標本，這種沙鼠的形狀，大小，相貌極像安徒生氏沙鼠，所不同的地方只是顏色較淡，作淡黃色，和背脊的中央有一條黑紋。尾巴很短，*C. griseus* 的足上比 *C. andersoni* 多毛。後一種是山西的、陝西的，和至少又在甘肅的東部的多山的地方。*C. griseus* 不然，常見於蒙古邊疆上的草地或沙原間。這兩種和 *Phodopus bedfordiae* 形狀大不同，雖然這三種動物都有大形的頰袋，開口於口內，爲其特徵。

三趾飛兔 (*jerboa*, *Dipus sowerbyi*) 的良好標本也得到。這種飛兔是我發見的，自從我前一次到這裏以後，纔有這種中國的三趾飛兔的記載。牠是純粹愛沙居的動物，住在鄂爾多斯沙漠的境邊的沙丘中。牠的洞和沙鼠的相像，幾乎不能尋着的。牠有意把洞口塞沒，像美國的飛兔那樣，還是因爲鬆的浮沙自然而然的把牠塞沒的，這卻是個疑問。但是我要研究這個問題，季候已經太遲，因飛兔已經蟄藏了。在我初次到這裏的時候，在沙上常常見到這種活潑的小東西的痕迹。從這些痕迹裏，我知道這種動物能跳八呎遠。把二個活標本放在三呎深的瓶中，牠能並不觸着瓶壁，一跳而出。睡的時候，是側臥的，使牠們的長的后腿安放的很妥貼。在慢行的時候牠們四足跳躍，如兔

的樣子。只有在馳走的有點快的時候，纔只用後足了。跳的時候一足在前，一足在後，不是兩足並着跳的。標本捉來的時候多數已麻痺，但在溫暖的室中便活動起來。牠們的身體被一層厚的脂肪。

陝西的鼯鼠 (*Myospalax cansus*) 捉得幾隻。這種嚙齒類是極有趣的動物，牠含有鼯鼠和鼠的性質。各種鼯鼠大小各異，所捉到的一種，大約計算，除尾約有七吋長，牠的樣子有點像美國的 pocketgopher。身上被着柔軟的，灰色的皮毛。前足很大，生着爬地用的堅實的爪甲。尾巴短，像足的作用淡紅色。并且這兩者是裸赤的，除卻隨便生幾根毛。頭的上面是平的，像一個鋤的形狀；用以鏟開鬆的泥土。項頸肌肉的強壯，於這也大有用處的。眼睛小，差不多隱沒的，耳朵極小，好似只有兩個圓洞。顎上有極強厚的門齒，顯得牠是食植物的根的。這種鼯鼠來到地面的時候是很少，但偶然會得上來，我見有牠遺骸在鼻穴中的事實可證明。中國種田的人說，只要看這種鼯鼠的洞口可以預知氣候，說洞口開時天氣常常要晴了，將下雨時牠閉塞了。

一隻鼯鼠 (*Scaptochirus gillessi*) 是從本地人買來的。這種鼯鼠像北平種，但是小得多。在那時候牠還不為科學界所知，但在我的標本被認為一種新種之前，托瑪斯先生已把從陝西南部

得來的一個標本加以說明了。

又得到一種新而且有趣的臭貓 (*pole-cat*, *Fornella negans*) 的皮兩張。形狀和普通的臭貓相像，只是毛皮的顏色顯著而鮮明，是牠的不同點。面是白和黑的，喉、腿和胸亮黑色。頸背呈淡黃色，向背部轉亮黃色，近兩旁則漸變為飽滿的橙黃色，這樣直達尾的基部。肩部以後有深褐色的斑點。這是牠異於西部的一種，*T. persusua* 的地方。若在這一種是基地褐色，斑紋黃色的。因這緣故，密勒先生稱這新種的專名為 *negans*。中國人稱這種動物為 *Ma-nai ho*。我不知道前兩字是什麼意思，所稱的固有性質又各地不同的。最後一字，*ho*，大家都承認為猴字。無疑的，這是至少表示牠的半樹上的生活。據現今所知，臭貓的分佈區域東邊以榆林為界。

在沙山間諒得一對 *Meriones auctops*。這種美麗的齧鼠，始由托瑪斯先生就安徒生先生從太原得來的標本加以說明。別一種生在鄂爾多斯沙漠及蒙古的別部地方，學名稱爲 *M. unguiculatus*。這兩種的顏色和頭骨的大小不同，習性也各異。*M. auctops* 是夜間出來的，*M. unguiculatus* 純在晝間。我前幾次旅行鄂爾多斯見許多後一種動物在洞口玩耍。這等齧鼠並不蟄伏，在最冷

的天氣也涼得到。

淡色的沙地栗鼠 (*Eutamias asiaticus ordinatus*) 也得到，牠是原從這里得到的標本，說明的。這種地栗鼠的大小和形狀與中國北部普通種沒有分別，但是較淡，顏色較黃。

狐、狼、獾、及野貓，我知道這地方是有的，但沒有捉到。探檢隊中的兩個隊員曾看見有些羚羊。這宗動物的皮在城內皮貨鋪中是極普通的，貧苦的百姓常做衣服穿。鳥類看見的不多，只得到蒼鷺，大鷗，鵲，啄木鳥各一隻，及雉雞幾隻。

在河邊沙灘上有大羣的鵝，真鴨 (*mallard*)，鴨 (*teal*)，赤冠鴨 (*ruddy sheldrake*)。最後的一種容許人近去，所以嘗味牠們的粗而多油的肉的機會可以得到。我們到時，曾看見幾班小羣的鵝，但數日之後便南行了。在我們初到這里的時候黑鵝也有的看見。到北方的嚴冬降臨我們時，留在的陸上的鳥只有鵲、烏鴉、鶻、伯勞、及天鵝了。

在臨河的溪流前我捉得若干魚和蛙的標本。共五種，四種屬於前者，一種屬於後者。幾個小形的住在沙間的蜥蜴 (*Ptygnoccephalus frontalis*) 也捉到，及兩種無毒蛇的變種，這便是 *Tro-*

pidonotus tigrinus 是一種綠色水蛇，及 *Coluber diene* 一種褐色種，牠是住在沙山中和黃土地方的。

有些有趣的昆蟲也捉到，另外還有一種新的蚤及一種新扁蟲，這兩者都是從一隻鼯鼠得來的。植物記載的很少，所見的樹只有榆樹和楊樹，有藿香 (*agastache*) 叢，散布於沙丘上。我又見一枝洋芹 (*parsley*)，有些地方則生着粗糙和散蔓的青草。

膚施是我採集標本的第二個地點，榆林和膚施兩地中間的地方是極荒涼的。離榆林不遠，曾看到鵓鳥 (*bustard*) 一羣。又各處見到野鴿 (*rock dove*) 和野鳩 (*stock dove*) 的大隊。少數的鷓鴣 (*partridge*) 羣也見到；又這里或那里見到孤寂的金鷹 (*golden eagle*)。在峽谷之底見到幾隻川鳥 (*dipper*)，并且捉到一隻。又一隻像鵲鴿的鳥，學名 *Hemicircus sinensis* 是在 *Shih-ts'ui-yi* (村名) 得到的。

所看見的哺乳動物僅是兩隻大衛栗鼠 (*David's squirrel*)，都捉住了；和幾隻野兔。那兔是一直近膚施的延西的山谷裏見到的。這里有雉雞極多。